

雷平陽

新
百花散文卷
当代卷
雷平陽散文选集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
百花散文書系

雷平陽

散文選集

百花文藝出版社
100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雷平阳散文选集 / 雷平阳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10

(新百花散文书系·当代卷)

ISBN 978 - 7 - 5306 - 5928 - 1

I. ①雷… II. ①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877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25 插页 4 字数 195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自序

庚寅冬某夜，与友人四五饮于翠湖。小醉时言及张岱，或《夜航船》，或《陶庵梦忆》，皆云国中散文至此，颠之岱也。其间，一人复述《陶庵梦忆》中岱之写滇边语，有人不以为然，决断而呼：“岱文尽在胸内，无此言语！”二人便赌，赌资巨大；输者，献出关乎张岱的全部藏书，且自此不准再翻张岱书，言间不准再提张岱名。

输赢无人再去理会，但这赌博，说明张岱在人心之中的重量和质量。试想，一个好文之人，如若断绝了张岱文字的浸润，没了言说张岱的美差，那会是怎样的没趣。由此想到，散文这不死的文体，其之所以不死，大抵是因为它源来久远，与汉字同途，车辙间、马背上、青山窟里、寺庙旁边，无一处不曾矗立着类似张岱这样的书写者。浮世神迹多，我辈正好借其或避难或偷生，当然也可以视经卷如粪土，蝇营狗苟，喝酒、吃肉，在怪力乱神的年头写些没有风骨的恶俗文章。

《雷平阳散文选集》主要取自旧集《云南黄昏的秩序》、《天上攸乐》和《我的云南血统》。正如我在《我的云南血统·自序》中所说的那样，集子中的篇什，大多数都是写云南的，而且角度都是小的、私人的。为此，这集子无非是在青山绿水动荡的地方，涂抹一些山的影子，辑录几声流水的声音。稍让人心安，虚空泛滥，我并没有在虚空之上再添置虚空。一直很无

助,工业文明轰天炸地,到处都在开膛破肚、连根拔出、日新月异,我却把云南当成一片旷野来写,寄望于这片旷野能抵抗一下什么,而又屡屡觉得,这旷野也正在丧失说服力。所谓乌有乡,它每时每刻都想站起身来,主动地去迎接革命,也不管自己能否承受那一轮又一轮的翻天覆地。张岱把赏月的人划分成了五种,一曰“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二曰“身在月下实不看月者”;三曰“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四曰“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心亦看者”;五曰“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我的愿望是成为第五种,可总又忍不住一次次跳出来,把“月”当成心上块垒,乌有之悲自然排山倒海而来,枉增多少不曾经历浮华的苍凉。

辛卯端阳,昆明



百花散
文系
当代卷

雷平阳散文选集

目录

	某处
003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006	铁匠
009	土城乡鼓舞
018	狮子
019	火车
021	蝎子
022	草垛,草垛
025	狮子山的秋意
029	蜘蛛
031	山冈
033	鸭子
034	画卷·母亲的刺绣
041	周大爷守夜处
045	村里人送葬处
048	黑
049	白

- 050 迷惑与散落
051 威信县的灌木丛
052 桧溪笔记
060 车过镇雄
061 马楠山废墟
064 家族
066 二叔的死讯
067 县城
070 关于母亲的札记
084 画卷
092 再过白水江
097 我的老师们
100 草市
102 淘金年代

■ 山上

- 107 西凉山的九十九朵白云
115 江水三题
118 布朗山记
136 基诺山记
153 行路记
156 地名记
158 文身记
161 筑路记

- 165 仙停记
169 砍树记
171 埋魂记
174 求爱记
177 杀蟒记

■ 故事

- 183 地主
186 庄园
190 哺鼠小记
193 乌鸦之死
198 意外
202 诅咒
205 守碉人李长根
209 小翠
211 放蛊人王国
214 毒药
220 青蛙
223 游走的备注
226 暗色的面
230 三甲村氏族

某处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铁匠

土城乡鼓舞

狮子

火车

蝎子

草垛 草垛

狮子山秋意

蜘蛛

山冈

鸭子

画卷·母亲的刺绣

周大爷守夜处

村里人送葬处

黑

白

迷惑与散落

威信县的灌木丛

榆溪笔记

车过镇雄

马楠山废墟

家族

县城

关于母亲的札记

画卷

再过白水江

我的老师们

草市

淘金年代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床都是产床和墓床，老人在上面睡最后一觉，婴儿在上面展开一生的睡眠。杨长寿夫妇的床也是一张老床，梨树木做的，床框、床挡、床板一律的大家伙，厚，结实，笨重；床头的挡板上，靠头的一边，刻鸳鸯戏水图，靠脚的一头，绘牡丹两朵；四角立起的帐架子，方形，大梁似的，没半点雕栏刻木的意思。这床有多少斤，没人搬过，不知道。这床用了几代人，杨长寿说，至少三代，他们是第四代，他们的儿女是第五代。五代之床，擦干净灰尘，亮汪汪的土漆，仍然可以做镜子。它的每一个楔头，也像新的时候一样，契合严密，仿佛没有经过任何摇荡……这才是真正的床榻啊，有石头的品质，不仅与房屋连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大地的组成部分。人的欲望可以通过它，感染大地，大地的繁殖力，同样又通过它，唤醒人们。人最终的离去，通过土地之路，没有什么距离需要排除。新生命的来临，在它那儿，一如一棵禾苗破土。原生的生命循环，静谧，简单，直接，就好像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容器之中，是大地的内部事务。

杨长寿家的房屋，是典型的滇东北乡下的土坯房，外观看去是一层，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二层。由于层高极低，它很难让人觉得它已从泥土中凸现出来，如果我们站在远处，或者从空中看它，它其实只是泥土皮肤上的一个疤。房屋的结构呈“品”字形，坐北朝南，由南边的大门进去，是堂

屋,左边是火塘,右边是灶,正前方的隔墙下摆一张供桌。隔墙左右各开一门,左边是杨长寿夫妇的卧室,右边则是猪厩。二楼上一般都不作任何隔分,杨树地板之上就一屋大的空间,堆粮食、煤炭和形形色色的杂物。四角上,除了一角被楼梯征用外,都是孩子们的地铺。

与许许多多的房屋不同,杨长寿家的房子,除了二楼上正南方的墙壁上辟有一铁锅大小的窗子外,其他地方一个窗子也没有。他们的卧室没有,猪厩也没有,火塘边也没有,黑暗是理所当然的,像在地下,在大地的胸膛里。蚂蚁、臭虫、蚯蚓、老鼠、苍蝇、蚊子,为什么也喜欢把它作为家,这也就不再是谁的意志,纯粹是由人虫相通的命运所决定。

暗处有暗处的好处。有光的地方,就有艰辛的、无止无休的劳作,就有风雨霜雪,就有单刀直入的、面对面的仇与恨,就有摆脱不掉的、鬼魅般附体的阴影,而暗处,更多的是家人的肌肤,不一定丰盛但能充饥的饭菜,性爱和生育,世界被一堵堵不透风和光的墙隔在外面,人就可以卷起身体好好睡眠。

……

杨长寿夫妇一生育有三男一女。他们把整整六十年的岁月都关闭在村庄里,也就是说,自其父母将这床空下来,于冥冥中交给他们,他们便没有离开过这张床。不用点灯,有电了,他们也没在卧室中拉上电线,手一摸,脚一探,任凭身体怎么散架,他们都能不碰响任何东西便躺到了床上,丈夫找枕头,妻子找丈夫的胸膛,两人同时找梦乡。扣在一起的身体,由孔武、圆润,慢慢地都松弛了,变薄了,缺少激越的立体感了。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他们的耳朵依然听得见老鼠走路的声音,甚至可以听见墙外的细雨和蔬菜叶在风中摇晃的声音。对了,隔着一堵墙,另一房间是猪厩,如果半夜,猪的肚子响,长嘴不停地拱槽,次日,他们一定会责骂儿女,因为儿女没让猪吃饱;如果猪厩里发出脚踩泥泞之声,他们就知道,

猪的垫草不够了,猪厩太湿了,第二天必然就会吩咐子女给猪抱上几堆干草;如果猪开始哼膘,他们就明白猪真的肥了,夫妇俩就会在哼膘的美妙音乐中睡得更踏实。人一代代替换,猪一年年换茬,杨长寿夫妇聆听过多少猪的身体语言,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有时,两人会聊几句:“唉,那头喜欢在隔墙上擦痒的猪,后来是卖掉的还是做了年猪?”“哦,你说的是大儿子出生那年养的那头,唉,那头猪多肥啊,可惜被卖掉了。”

更多的时候,与这张床有关的人们,有着近乎于无知的沉默。

铁匠

红色的张铁匠，迎亲的那天，遇上了一支白色的送葬队伍。一条狭路：两边是水田，绿色的稻子正在怀胎，蜻蜓像飞着的花朵，蚱蜢像灵魂的尘埃。一边是花轿，一边是棺木，不是谁不给谁让路，的确是在红与白之间，谁也找不出一截宽余的角落，让红过去，或让白过去。然而，两支队伍，所有的人，都清楚，对峙的时间越久，白的悲哀将升级，红的喜悦将转变为血的凝固。最后，是红为白让路，鲜活的生灵主动向后退，沉默的死者唱着哀歌朝前走。一种现象上的突变，在夏天美得让人心碎的田野上，一支送葬的队伍，紧跟着张铁匠迎亲的人群。在送葬的队伍中，一个年老的鳏夫在事后回忆，他说，那时候他听见两边水田中，怀胎的稻子纷纷炸裂，他预感到，一个风调雨顺而又颗粒无收的年头来临了。在红的队伍中，那个丰硕的中年媒婆，她看见的是蛇和田鼠，密集地布满了水田中所有的空隙。无边的田野啊，谁能把死亡重新抬回家？无边的田野啊，你让崭新的婚姻往回走，后面跟着送葬的队伍。让开白，红又才踏着满地的纸钱行进在那条狭路上，花轿中的新娘在恐惧中睡着了，提前来临的月经渗出轿底，像红色的蜻蜓，在田野上飞翔。只有高大健壮的张铁匠，心中的蛤蟆很快地停止了邪恶的歌吟，爬走了。两个唢呐手，鼓着腮帮，又把欢快的曲子吹得惊天动地，昆虫乱飞。新娘进家门，天已黑定，摆开的酒宴正

在回锅,饥饿的亲戚和乡邻在院子里,全都心绪不宁,但谁也说不清楚,这迟来的夏夜,有什么东西,已经混入迎亲的队伍,进了张铁匠的家。月经弥漫的新娘,在闹房之后,被张铁匠打铁的双手抱进了一个动荡而又陡峭的世界,神示的诗篇,到处都涂上了血污。当她从中弯腰站起,那个颗粒无收的年月,已经到处堆满了空腹的稻草,她来时经过的田野,是那样的宽大、平坦,像张铁匠无声无息的打铁铺。整整一个冬天,张铁匠几乎都没有生火打铁。村里的一个小贩,遭人抢杀,头被割走了,人枢那天,小贩的家人为了给死者一具全尸,请张铁匠打了个铁头颅;一个异乡的布客,马累死了,又想把马埋葬在故乡,就卖了马肉,请张铁匠打了一匹小铁马,然后请巫师把马魂放入小铁马,带了回去。张铁匠在整整的一个冬天,就接了这两桩活计。这个浑身力气的年轻人,就把所有的时间花在了妻子身上。那是个疯雪狂舞的冬天,张铁匠的情欲像巨大的雪花一样,不间断地涌向那一片似是而非的沃土,他不管身下的大地是否与他一块儿飞旋。骨子里的疯狂还使他忘记了打铁的要诀,烧红的铁需要淬火,才能更加坚硬。他在这一轮轮充盈着异美的杀伐与耕作中,听从了肉体的驱使,忘掉了灵魂的叮咛。可是,尽管他的精液像水一样流淌,他的妻子仍然像铁巴一样冰冷,那炽热的火苗一样伤人的,却又像酒一样醉人的精液,流进去,全都熄灭了。春风吹来的时候,张铁匠的母亲满怀疑惑地问老伴:劳作了半年,怎么连一颗豆荚都还不见饱满?张铁匠的父亲说,我怎么知道!谁也没有想到,这才是疑惑的开始,十年后,张铁匠的精液变成了眼泪,妻子的沃土上依然颗粒无收。而铁匠铺却愈发地兴旺了,活计一桩接着一桩。但为了安慰年迈的父母,张铁匠给两位老人分别用铁巴打制了两个小铁人。两个小铁人,在两位老人慈爱的手中,很快地就被抚摸得闪闪发光。父母相继去世,张铁匠分别把小铁人装入了他们的棺木。后来,又过了许多年,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的张铁匠,在打一把犁铧的

时候,钳子没夹稳,一锤打偏,犁铧像鹰的翅膀,飞进了他的胸膛。把张铁匠沿着水田中的那条狭路送上山之后,张铁匠的妻子,一块不会产崽的铁巴,在收拾变卖铁匠铺的时候,在一个大铁箱里,发现了铁打的自己,腹大如鼓。

土城乡鼓舞

一

在我有记忆之前，欧家营都是寂静的，仿佛有永远的暮色罩着。

记忆的来临，或说欧家营的景物、发生的事件开始进入我的身体，并无论怎么驱赶也赶不走的时候，是我四岁左右的一天。那一天，利济河两岸的白杨和核桃树的叶子，被密集的雨滴打得噼啪作响。有一条通往天边的利济河，就有一条通往天边的音响带。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利济河的狭窄的河床上，流水被一个滩涂所阻挠，也接受着一蓬蓬水草频频的弯腰致敬，作为矮处的景象，它们似乎没把雨滴的敲击当成一回事。雨滴打水溅起的水花圈，总是比最小的漩涡还小，至于那些落向滩涂的雨滴，它们的小躯体，一直都是沙砾的过客，一滑，小脚一滑，就隐身到了沙砾下的稀泥之中。它们也是通向天边的，它们组成的景象，就算连通了天庭，也不会轻易地解散。

那天，是我爷爷的出殡日。爷爷黑色的灵柩上站着一只鲜艳的公鸡，它们被人们高高地抬起，在利济河的河堤上朝着天边缓缓移动。灵柩的前面，是我们家族头顶孝帕的白色队伍，我大爷、二大爷、我爹、我姑妈及他们的配偶：包括他们已经能独立行走的儿女，低着头，泪流，泪流满面，步履沉重，人人都在内心的苦痛的簇拥下，与脚下的泥泞搏斗。穿着的草